

髡面习俗小议

孙永刚

(赤峰学院 历史系, 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要:髡面亦称梨面、裂面、割面,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重要的献祭行为之一,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兼有实现亲族联络、血缘凝聚与文化认可的重要功用。通过对新疆阿尔泰地区遗留的岩画、鹿石的释读,认为髡面习俗最初出现于古代斯基泰人,后来随着古代丝绸之路(公元前七-前四世纪)的开辟,斯基泰人在开拓与维护这一交通干线的同时,将这一习俗从最初的活动地域传播、影响到了河套地区以及蒙古高原,被匈奴、氏羌、契胡、突厥、车师、粟特、铁勒乃至后来的蒙古、女真等民族接受,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有其不可替代的神圣性。

关键词:髡面 献祭 血缘凝聚 岩画 鹿石

中图分类号: 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596(2009)12-0003-03

髡面亦作梨面、裂面、割面。关于髡字的音义,《说文解字》云:“髡,剥也;划也。”^[1]用刀划面,血泪俱流,原是是中国西北、北方欧亚草原各游牧民族中盛行的悼亡仪式。“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广延性,说明这种胡俗有很强的生命力”。^[2]关于这一古老的习俗,学术界多有论及^[3],本文不辍简陋,梳理汉文典籍,并结合散布于欧亚草原上的古代岩画、鹿石以及各石窟壁画上的图像对髡面习俗的功用、源流及传承进行分析,认为髡面习俗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重要的献祭行为之一,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兼有实现亲族联络、血缘凝聚与文化认可的重要功用。

一、汉文典籍中关于髡面习俗的记载与分析

汉文典籍关于髡面的最早的记录是《东观汉记》,载:“耿秉为征西将军,镇抚单于以下,及薨,赐朱棺玉衣。南单于举国发哀,髡面流血。”^[4]。汉文典籍记载的髡面习俗具体承载了哪些功用,略陈如下:

(一)髡面的特殊内涵——献祭

献祭这一行为是髡面习俗的主要功用,主要用于北方游牧民族丧葬的场合。记述这一行为较早较完备的文献是《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七《突厥上》,载:“其俗如古之匈奴,……有死者,停尸於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於帐前,以刀髡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茂,然後始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是日,男女咸盛服饰,会於葬所。”^[5]细察上述文字可知髡面献祭的具体行为方式,同时,“其俗如古之匈奴”也提供了追述髡面习俗源头的提供了一点线索。髡面献祭不仅适应于同族亲属死亡的场合,也被广泛地施行于虽无血缘关系但是受到尊重的人物去世的场合。如《东观汉记》载:“耿秉及薨,南单于举国发哀,髡面流血。”^[6]北魏时期的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元怿“素

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被人诬陷受诛之后,“夷人在京及归,闻怿之丧,为之髡面者数百人。”^[7]唐太宗崩时,“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痛哭,剪发、髡面、割耳,流血洒地。”^[8]唐肃宗时下嫁回纥毗伽阙可汗的宁国公主,也曾于可汗死时被迫“依回纥法,髡面大哭”。^[9]由于髡面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有其不可替代的神圣性。所以,髡面献祭对“每个集团均以同样方式对遗体做出反应——早已程式化了的表达悲哀的方式以及自残行为——进一步表示他们属于一个社会整体的共同成员。尽管所献祭的人已经死去,但依然有其凝聚力,同时,向死者表示敬意,也准备接受新王。”^[10]这或许是草原游牧民族即使没有完备有序的国家机器来维系政权的正常运转,亦能实现亲族联络、血缘凝聚与文化认可的原因。

(二)髡面的其他功用

蔡鸿生先生已经指出,在西域文化史上,割耳髡面之俗还用于表现送别的悲伤和讼冤的悲愤,显示了胡俗文化内涵的多样性。^[11]雷闻认为,“送别时的割耳髡面往往发展为一种请愿行为”。^[12]从传世的文献来看,髡面习俗除了在悼亡仪式上的重要献祭,在其传播过程中还兼有请愿、辞讼、悔过以及图志等。

1. 请愿与辞讼

唐睿宗初立,郭元振由安西大都护入为太仆卿,“诸番酋长,号哭数百里,或髡面割耳,抗表请留”。^[13]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欲陷害酋长阿史那斛瑟罗,一批蕃长们采取了包括髡面在内的特殊手段,为之向朝廷讼怨,才得以保住生命。“则天赐其奴婢十人,当受于司农,时西蕃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蕃长诣阙,割耳髡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12]由此,透露出类似信息:以髡面等特殊方式表达的讼辞,具有

某种神圣性、可信性，能够在诉讼中取得了特殊的公信效果。

2. 悔过、图志与血缘凝聚

《晋书·刘曜载记》载，刘曜称帝后，羌氏反叛，权渠自号秦王。刘曜派兵讨伐，羌氏战败，“权渠大惧，被发割面而降。”^[13]自刑其身，以示悔过、降服。唐肃宗在安史之乱中即位，回纥使者前来致意，请求出兵助讨安禄山。杜甫《哀王孙》诗：“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无出口他人狙。”（《全唐诗》卷二一六）关于花门《新唐书·地理志四》载：“甘州张掖郡，……山丹县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墙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回鹘衙帐。”^[14]“故谓回鹘为花门也。”这里以花门代指回纥，“花门剺面请雪耻”虽为诗句，但其中定包含一定的事实根据，隐含着诗人的特殊情感。辽朝末叶，由于各项苛政对女真族欺凌严重，“女直主聚众，剺面仰天恸哭曰：‘始与汝等起兵，盖苦契丹残忍，欲自立国。今主上亲征，奈何？非人死战，莫能当也。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转祸为福。’诸军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从。’”^[15]阿骨打起兵抗辽剺面盟誓，其意在于表现同生共死以及仪式上的亲属关系中的社会认同感，达到血缘凝聚的目的。

（三）剺面习俗源起推测

剺面习俗在汉文典籍中的最早记载是东汉时期，是否这一习俗源自东汉时期？《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七《突厥上》载：“其俗如古之匈奴，……有死者，停尸於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於帐前，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茂，然後始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是日，男女咸盛服饰，会於葬所。”根据杜佑的记载，“其俗如古之匈奴”，说明剺面这种习俗可能最早源于匈奴，据林干先生研究：“匈奴发祥于河套及大青山一带，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与中原发生关系。”^[16]无独有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述斯基泰人“只要是国王死去的时候，斯基提亚人（scythia，又译为西徐亚人、斯基泰人或塞人）便在那里的地上挖掘一个方形的穴；穴挖好之后，他们便把尸体放置在车上载运到异族那里去。尸体外面涂着一层蜡，腹部被切开洗净，并给装上切碎的高良薑的根部、香料、洋芫荽和大茴香的种子，然后再原样缝上。在尸体送到的时候，接受尸体的人和王族斯基提亚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割掉他们的耳朵的一部分，剃了他们头，绕着他们的臀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从这里人们又把国王的尸体放在车上带到属于他们的另一个部落那里去，而尸体已到过的地方那些人则跟在尸体的后面。”^[17]盖山林先生据此推测剺面之俗的主人，或许与来自河西走廊的斯基泰人有关。斯基泰人最早活动于我国的新疆阿尔泰地区，唐代著名僧人玄奘在

《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黑岭以来，莫非胡俗，虽戎人同贯，而族类群分，画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务田畜，性重财贿，俗轻仁义，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则焚骸，丧期无数。剺面截耳，断发裂裳，屠杀群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则皂衣。”^[18]这段史料对于确认剺面习俗出现的最初地域很有价值。目前学术界对于剺面习俗的主人认为可能是斯基泰人或匈奴人。

20世纪之初，随着西方近代考古学被中国引入，一批中国学者重新审视传统金石学中的古物遗存与古文献之间的互证。在今日之新疆阿尔泰地区遗留者古代大量的岩画、鹿石以及石窟寺内的壁画，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古代遗存，对剺面习俗的具体方式、源流等作进一步探讨。

二、剺面与岩画、鹿石以及石窟壁画中的图像互证

剺面之俗在汉文典籍中，最早出现于《东观汉记》，西方历史文献《历史》记述斯基泰人活动的历史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但是，对于剺面的具体方式，在史籍中并没有具体记载。盖山林先生根据阴山岩画的某些画面形象，将之解读为剺面古俗的图像遗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剺面大有裨益，“内蒙古岩画，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古俗，其中阴山岩画剺面面具岩画，就是其中突出的例证。见于《阴山岩画》一书图1023、1025、1026面具岩画，其额部有二至三道剺面的纹痕。虽然‘剺面’时具体在额头划几道史付阙如，但从阴山剺面面具额头上的斜纹来看，这就应当是‘剺面’习俗的真实写照。”盖山林先生进一步解释，“这额头上的斜道，代表了血，也就是代表了血中祖先的灵魂存在，祖先灵魂崇拜的用意昭昭。”^[19]盖先生对剺面与岩画互证的研究，也在一定意义上对深入研究岩画的文化内涵以及断代有重要意义。

在新疆阿尔泰地区保存的大量的古代鹿石和墓地石人，也见到诸如阴山岩画剺面图案的类似现象（见前揭盖山林：《剺面石刻与古代游牧民族剺面古俗的东传》文中图1—5）。鹿石是北方草原部落巨大的石柱体雕刻，也是塞人文化之一。关于鹿石和墓地石人的主人及年代，王炳华先生认为：“关于石刻的主人，我曾提出过塞人之说。作出这一初步结果，根据有二：（一）在公元前一千年的前半期、活动在新疆北部及天山地带的古代居民据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主体就是塞人。（二）作为岩刻人物的主题形象—狭面、深目、高鼻，明显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而且头戴高帽，与文献中所反映的塞人的形体及服饰特征一致。”^[20]如果王炳华先生的论断正确，那么岩画、鹿石及石窟寺内的壁画中的图像为我们研究剺面习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上述论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剺面习俗可能最初出现的地域应该是今天的新疆阿尔泰地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这一习俗的主人应该是活动于上述地段的斯基泰人的一支（主要指的是希罗多德《历史》记载的东部斯基泰人）。那么，剺面习俗何时、何原因逐渐传播或影响到整

个北方草原地域?“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土兰平原、哈萨克丘陵到准噶尔盆地、河套地区以及蒙古高原存在着一条草原之路(有学者提出这一草原之路是最早的丝绸之路^[21]),并且古代塞人在开拓和维护这一交通干线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22]髡面习俗是否随着古代丝绸之路(本文认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在欧亚草原存在着一条时间较早、跨越地域广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斯基泰人在开拓与维护这一交通干线的同时,将之从最初的活动地域传播、影响到了河套地区以及蒙古高原,被匈奴、氐羌、契胡、突厥、车师、粟特、铁勒乃至后来的蒙古、女真等民族接受,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有其不可替代的神圣性。期待着新的史料、新的考古学资料加以佐证。

参考文献:

- [1](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新订.中华书局,2002:279.
- [2]蔡鸿生.九姓胡礼俗丛考.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24-25.
- [3]蔡鸿生.九姓胡礼俗丛考.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24-25;李炳海.髡面风俗文献拾零.文献,1990(3):281-283;那顺布和.论斯基泰髡面习俗的东传及其意义.北方文物,1992(4):67-72;曹彦生.北方游牧民族“烧饭”和“髡面”习俗的传承.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50-57;盖山林.髡面石刻与古代游牧民族髡面古俗的东传.王邦秀.2000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35-41;雷闻.割耳髡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4):95-100;潘玲.髡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西域研究,2006(4):100-104.孟楠.黠戛斯人髡面习俗研究.西域研究,2007(3):86-92.
- [4]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355.
- [5][唐]杜佑.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七·突厥上.中华书局,1988:5403-5404.
- [6]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355.
- [7][唐]李延寿.北史·卷一九·清河王怱传.中华书局,1974:

717.

- [8][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〇六.中华书局,1956:6537.
- [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5205.
- [10][美]布鲁斯·林肯.死亡、战争与献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90.
- [11]蔡鸿生.九姓胡礼俗丛考.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24-25.
- [12]雷闻.割耳髡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4):97.
- [13]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全唐文(卷233).中华书局,1983:2355.
- [1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传上·来俊臣传.中华书局,1974:4840.
- [15][唐]房玄龄.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中华书局,1974:2687.
- [1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4:1044.
- [17][元]脱脱,等.辽史·卷二十八·天祚皇帝二.中华书局,1974:332.
- [18]林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82.
- [19]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292.
- [20][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4.
- [21]盖山林.髡面石刻与古代游牧民族髡面古俗的东传.王邦秀.2000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35-41.
- [22]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文物出版社,1990:35.
- [23]戴禾,张英莉.先汉时期的欧亚草原丝路.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9-21.
- [24]哈德斯.中国阿尔泰的古代丝绸之路.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74.

(责任编辑 孙国军)